

【戡郊】堂前犹抱金琵琶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284033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284033>.

Rating:	Not Rated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第一部
Relationship:	戡郊 , 李东方x殷郊
Character:	李东方 , 殷郊 , 杨戡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9-23 Words: 7,479 Chapters: 1/1

【戡郊】堂前犹抱金琵琶

by [tanzheng](#)

李东方被人从后面拍了一下肩膀，霎时手先拔了刀出来。等刀头见血，李东方才想，他刚才叫我什么？

“师兄。”被他划了一刀的人竟然还好好地，却不见得如何恼了，只摸着颈子上一点血痕，歪头向他笑道：“从前不见你这样打扮，未免太锋锐，倒仿佛有些吓人了。”

李东方看他若无其事，心中惊疑不定，脸上反而一笑：“萍水相逢，阁下认错了人罢。”他一壁说，一壁仍横刀立马，方才沾上的霍然血色便依着刀势，黏黏缓缓淌下来。

其人叹了口气，一时蹙起眉，顶漂亮一张脸上倒颇有些怒气似的：“不过喝了你两盏酒，便兴得说这样的气话？”

手下一个小旗官凑上来，小声说：“千总，这人不对劲儿。”

李东方哼笑一声：“你怕了。”他带出来的人个个儿饿狼似的，闻味儿就知道对面儿不是善茬。可是李东方也不是什么善男信女。

“属下不敢。”小旗不敢看他：“属下只是觉得，这样的傻子纠缠无益。千总大人犯不上同他计较。”

李东方不声不响，他的马却不是什么良驹，仰头哧哧叫了两声，甩着头想躲。李东方猛地扯回马头，它也不肯安分，蹄子刨了刨地。

“你怕我？”

李东方听的又怒又笑，却见这人走向马，笑盈盈地拍拍马头：“你不用怕我。”

这话很有可推敲处。譬如为什么他预料马会怕他？再譬如马不用怕，人难道要怕？

李东方犹抬着刀，不过斜斜往下，如今此人贴在马前，不避锋刃，正将刀枕在肩上颌下。

他不躲，李东方也不收刀，细窄窄刀面点着白衣，洇开一小片血痕。

李东方看他衣饰，非缎非绸，非要说倒像是麻布衣裳，上头金边锁纹，看不清是些什么记号。

他盯着这点血迹，面前人于是也侧头看着这点血——他脖子上那点伤痕似乎已经快不见了，看起来仿佛有些惊讶，问：“师兄，怎么血没消？你着了相了？”

他听起来惊讶又笃定，说完伸手抹一把刀上的血，看着指尖神情肃然：“那我得跟着你了。”

他说着就要上前去拉李东方的袖子。

李东方制止了上前的下属，从马上俯身问他：“你既然叫我师兄，那说说我叫什么。”

“杨戡。”答得很快。

李东方直起身，差点气笑了，觉得自己与傻子纠缠实在是蠢得厉害，哪怕是个很带杀气的傻子。他松了松缰绳，兜马转了一圈，还是忍不住又问：“那你叫什么？”

“殷郊。”

李东方忽然发难：“你说我是你师兄，现在我却问你姓名，你竟不觉得怪么？”

殷郊（不管是否真名）却坦然道：“有我无我，不过名姓之谓。你平时教我不少，也不用再考我了。”

李东方一时默然。又问他：“你肯跟我走吗？”

殷郊笑道：“又是什么道法修行，想我参悟什么了？”

李东方点头，不仅笑道：“那我将你绑上，如何？”

殷郊想了想，道：“那我可就真不能离远了，以免再出事端。”李东方只觉他说昏话，招手让人给他绑上。

左右拿绳子来，殷郊忽然道：“师兄，还是你来。”

小旗官小心翼翼看李东方脸色。李东方八风不动，盯着殷郊看了半晌，忽而一笑：“好。”

殷郊并未挣扎。李东方按着他肩膀，唯觉掌心恍若有一阵战栗，霎时又不见了。

李东方不免侧头看他。

殷郊低声说：“这次连你都改换了样子，实在忒大动干戈。”

李东方听不明白，此刻也懒得多想，只在心里记了一笔。殷郊由着他绑，左顾右盼，忽然问：“师兄，你的狗呢？”

李东方没有狗，若是他乐意的话，养狗倒想必不难。诏狱中人都磋磨便宜，何况养狗？然而李东方近年不常在一处居定，养狗回去不知道冲谁摇尾巴，想来就更没意思了。

他有些不耐烦：“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

殷郊垂着眼睛说没事，你绑吧。

然而殷郊被绑的第三日，李东方手下死了第三个小旗官。

李东方终于问：“我死了三个属下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他未免有些咬牙切齿，为平白损失的兵将。

“我早就告诉你了。”殷郊无奈道。他两手被绑在身前：“他们议论我，冒犯我，理当遭此。”

李东方咬着牙，他逼到殷郊面前，问道：“那我呢？”

“这是让我愉快的事。”殷郊盯着李东方，眨了眨眼睛，轻飘飘地问：“怎么，你想替他们？”

李东方额头迸出青筋，刚张了张嘴，殷郊抬起手，拇指划到他的嘴角：“你前几天伤我是冒犯，所以我才跟来。你想说的话，说出来也是冒犯。”他叹了口气：“我知道很难忍住不说，算了。”他说着去亲李东方的嘴唇。

李东方掐住他的下巴挪开（用力很小心）：“总有化解之法。”

殷郊笑道：“我请杨任来，你自同他说？”他看李东方眯着眼睛，似乎真动了心思似的，忙抬手止住他：“我说笑罢了，见我一个都够了，何况再见他们。今后叫你的人小心就是了。”

又说，还有一法。李东方眼睛眯起来，问：“什么法？”

殷郊说：“那天你弹的琴动听，再为我弹一曲吧。”

“那琴叫火不思。”李东方说。

好，殷郊含含糊糊地说，我喜欢听。他说你再弹一曲罢。

他安静地坐在那里，白麻布衣裳铺开在椅子上。两手用绳子绑在一处，勒不禁也挣不开。

明明是他束手就擒，李东方却忽然感到一种怒意，仿佛自己才是被绑着被牵着被压着头听令的那一个。

然而手下惨死，平白地损兵折将，这样的暗亏李东方不肯吃。他在委曲求全上到底也算行家，便阴恻恻一笑：“那你说吧，想听什么？”

殷郊想了又想。他心里有的曲子火不思都弹不来，李东方信手弹过的，他又不晓得名字。

终于叫他最后捡了一首，笑道：“我们酒馆相见那一日，弹琵琶的姑娘弹的那首送别，王孙归不归，就那首罢。”

李东方一时眼皮一紧，警醒看他，疑心他知道了什么特来含沙射影，脸上冷下来：“怎么要听这首？”

殷郊此时却不看他了，错开眼转头向窗外看去，叹了口气喃喃道：“我活着的时候也是一位王孙啊。”

李东方不喜搜神故事，但到底也少不了耳闻，一时只好提了琴来，调弦落座为他一歌。殷郊闭着眼，跟着他的调子手指在膝盖上一点一点。歌罢，殷郊犹阖着眼，仿佛残歌在空，

索索不去。等李东方忽然又铮地拨出刺耳一响，他才睁开眼。

李东方侧着头，向他笑道：“酒馆里瞎子唱曲儿，酒客还要扔一两个钱，太子爷一句话都不说么？”

讨赏的话含在嘴里，李东方嘴唇一绷，倒现出些隐隐杀意，如虎蹲踞，意在前扑。殷郊恍然不觉，将手（两手绑着并在一处）托了腮，向他笑道：“果然劲健非常，虽说太肃杀了些，风沙快扑了我一脸。比那琵琶送别好得多。只仿佛错唱了一字？”

李东方于是不言不语，只是一手将琴横在桌上，看他。

杨戩也时常这样看他。殷郊这位师兄不常发问，有什么想知道的就自己去查去验；殷郊话说了一半等他来问时，他便将这一双眼睛张大了来看他。殷郊有时也并非一定要他问，只是在宫中日久，说话总要记得几时停一停，几时缓一缓。杨戩看他一眼，就像琴到一节中，和上一声笛子；或者瀑布悬垂，经过一块石台。殷郊不用他问，便将话说下去了。

仿佛沾饱了墨一笔勾成，行云流水的一双眼，如今就在李东方锋锐面目上向殷郊望来。

他这样默然发问时，比先前哪一刻都像杨戩，也比哪一刻都不是杨戩。李东方两眼像钓鱼佬下的倒刺钩子，直能把人肚肠勾出来。不过他刑审惯了，还是问道：“哪个字？”

殷郊只有叹气：“那日在酒楼，我分明听她唱作春草年年绿，到你这儿就只剩了明年绿。莫非北漠水草吝啬，一春一绿都许不得？”

李东方却不答，眼仍然看着琴，低声笑起来：“我当你喝得烂醉，却原来连一句词也记得清楚吗？”

殷郊看见李东方的时候实则并没有喝很醉。

他做王孙时颇爱饮酒，因为酒后往往跟着胜利和嘉奖，或者朋友的倾诉。但现在，这种人之造物很难给他带来快乐，虽然杨戩也请他尝了一些仙酿，但除了据说味道更醇美悠长之外，也没什么很值得回味处。

殷郊端着酒杯，试图细细品味这花了大功夫得来的好东西，慢慢眯起眼睛。

“如何？”杨戩问他。

殷郊摇头：“不如何。”他疑心杨戩只从池中舀了一瓢水给他，并如实将这话告他知。

杨戩却笑了：“这才正是至味。”

殷郊气得推了酒盏，又想到杨戩说出这样的话来属实无过，又只好苦笑着将那木头削的杯子捡回来，索然无味接着喝下去。

杯中无酒，他却忽然思念起那热辣穿喉的痛快了。一想之下本无什么所谓，然后再一想，又一想，渐渐便难耐起来。殷郊想来想去，到底没去问杨戩。他寻着一股黯淡王气下到一座北方小城，化了几两银子去打酒。

一定说实话，酒是比从前好的。大约过了几千几百年，人已经找了新法子造酒，蒸了又蒸，又有许多粮食漂洋过海，作为舶来品一概也加入酒中。殷郊一面饮酒，两眼朦胧地想，如果姬发见到这些新东西，必要大喜过望，发给农户们不算，自己也要在院子里种满。与现在这些酒一比，他活着的时候喝过的东西，也仿佛寡淡成水一样。

他这样想着有些不忿，又叫了两坛酒来饮。再喝着喝着，就看到杨戩戴一顶斗笠，进到店中来了。殷郊隐约觉得他变了模样，可又说不清究竟怎么就不一样了。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，可这张云淡风轻脸又横竖写着血雨刀风，殷郊看得一股辛酸从鼻梁冲到天灵盖。

杨戩其实久不在昆仑待着，他长居蜀中，常化了面目人间游览。殷郊与哪吒一大乐事便是到巷尾街头寻他化身。殷郊见过他穷经皓首，见过她弱柳扶风，见过她横眉怒目，见过他人困途穷，独没见过这幅脸孔，好一双隐隐含情目，却生就那锋唇凛凛，头角峥嵘，偏似惊风雨电遍软烟柳，有情水自绕冷空山。

女娘琵琶弹得软，拨弦唱相思。秦淮口音难懂，殷郊在酒中费力听了半天，才隐约听出半句：春草年年绿，王孙归不归？

恰此时那杨戩带一身烟水过他身旁目不斜视，殷郊禁不住就拉住他袖子，开口问：“师兄，你几时回来的？”

余下的事被一层酒气裹着，连血色都含糊成红罗烟软，殷郊却无论如何无法拉那个杨戩回来。回哪儿去？回天上，回人间？

李东方不紧不慢把火不思又弹起来。这回他改了词儿，年年，春草年年，年年绿哇……

殷郊跟着他的声音一道唱：王孙……归不归？

不管是锦衣卫还是夜不收，都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，十根手指头伸出来恰恰算算，拢共数不出几个好日子。想过太平日子是没有的，只能烧香指望跟个好上峰。什么叫好呢？不打不骂小恩小惠都算不得，真能数得上好的，只有好运气。运道够好，刀里来血里去，总能跟着捡条命。

这二年数得着的得是李东方李千总，他老人家撞了好运，手下人也跟着时来运转，鸡犬升天。火器的路子通了，大家心里都像是点了蓬火，隐约觉得有了盼头。

李东方去巡查船港，有个心腹小旗跟在身后，小声问：“千总，咱们那天遇见的那位，不会真是……”

真是什么，他没敢说，小心翼翼地觑着李东方脸色。

李东方一扯缰绳，兜马转了一圈，冷笑道：“真的如何，假的又如何？”

小旗官赶紧赔笑：“假的咱们自然拿住就行了，可若是真的……”他声音小下去，凑在李东方耳边：“属下前阵子听说，张千总那头儿，日子可是不大好过。”

李东方从鼻子里哼地一笑，终于转过身去看他：“哦？你说这些，究竟什么意思？”

小旗官堆着笑脸，从腰包里套了条红绳儿出来：“千总，您贵人多福，自然是不妨碍的，小的却是上有老下有小，屋里的上感业寺求了保平安的绳儿，不多贵重，算是一点心意，请千总大人收下。”

李东方就颌首一笑：“有心了，替我谢过尊夫人。”

李东方不戴这东西，殷郊倒是拿出来比划了两下，对李东方道：“唔，人间东西都差不多么？”说着挽了袖子，将它与手上绕的一条相比。却是李东方前次赴蜀，从二郎庙里得来。李千总前二月时运不济，先叫人捅刀子又给伤了手，手下一时都窃窃私语，等蜀中事情办妥了，就撺掇着去二郎庙拜一拜。

寻常李东方办事，殷郊并不都跟着。队伍中多带一人便多一层麻烦，何况殷郊从来不露法术，也不动手，真如什么物件似的，却又显眼非常。殷郊本也不乐于出门，只自打坐，李东方出门时他什么样，回来还什么样。连衣服也还是见面那天的白衣。兴许真是神仙衣不染尘，这么多日也不见得脏了。只有肩头仍留一片血迹，是他自己的。

然而这次李东方到了四川，刚投店住下，就听见旁边殷郊笑道：“好巧。”

李东方早知道绳索拘他不住，却不想被人一路跟到此处来，脸色便不免沉了一沉：“你几时来的？”

“拈个诀的工夫，有什么几时。”殷郊却恍若不觉，只对他说：“你要做什么随你，我不过久不来此，特来看看。”

他说来看看，也没去什么名胜景致，只在李东方去二郎庙时跟了去，手里提着酒罐子。

两人混在香客中，李东方笑道：“你不是来去自如，倒要在此挤来挤去？”

殷郊叫苦道：“哪里这样容易？我平日来的虽多，却也未曾来过庙里，路途不熟。”

李东方哦了一声，又问：“那你片刻能到的，只有相熟之地？”

“却也不是。”殷郊答道：“或者熟习道路，或有相熟之人也是可以。”

李东方便点点头。

前面的香客上了香，二人跟着敬了香行了礼，李东方不免低声笑他：“怎么你也要跪么？”

殷郊也小声回他：“无论如何算是我师兄，却有什么跪不得么？”

他说着便看神像，看了一时，又像李东方笑道：“不过这像塑得与他全然不像。若照着你的样子，便差不多了。”

李东方礼罢起身，恍若未闻。到后院有棵古树，上头挂了许多祈福的木牌，因李东方出手阔绰，庙祝早取了两面来给他们写。李东方一时无什么好求，便都给殷郊。殷郊高了兴，提笔写得飞快，倒也是今时的字，李东方看得懂：师兄，此处好酒一壶相赠，若不可心便留给我，请勿轻弃。

李东方一时失笑，却听庙祝低声叫他：“郎君，近来诸事犹顺么？莫不是有什么冲犯

罢？”见李东方不愿多说，便只叹了口气，从怀中摸出两条红绳来，说是二郎真君所授，驱邪缚恶，灵验的很，说着便要给两人系了。李东方拦住他，自己扣上绳，又看殷郊。

殷郊一笑：“既然师兄想我留下，我便留下好了。”

李东方脸上阴晴不定，末了嘴角刻出半道笑意，说：“好啊。”

等出了庙门，殷郊提起手在李东方眼前晃了晃，笑道：“我看着庙祝有些本领，你若有心事，不如问他一问。”

“哦？”李东方背着手往前走，全不看他：“却原来二郎庙连庙祝都与别个不同？”不等殷郊说话，他又道：“他若真有本事，难道看不出你身份？他给的这东西根本没用。”

殷郊大怒：“什么意思？难道你此前种种要归咎于我？”

“不然呢？”李东方理所当然道。

“你杀伐太重，这绳要绑的许是你自个儿。”

李东方哈哈一笑：“随你怎么说罢。”

他回了客栈便将绳解开丢了，殷郊反倒没动，只是拉了李东方的手来，道：“我也给你样东西。”说着将他虎口对在自己手腕上，另一手沿着手腕划了一圈，便隐隐浮出一个金镯。趁镯子还没合上，殷郊撸下镯子放到李东方手里，沉甸甸一个金环就成了：“拿去，这可比你那个好用多了。这东西能扣住我法力，带上就真与凡人无二了。”

李东方看也不看，当啷一声扔到柜上：“我要栓人，法子多的是，还不用要人自献首级的地步。”

“好好好，”殷郊早知他水米不进，终于不由有些恼了：“你不信我便罢了，却只管去信你那王爷老子，到头来总有好的！今之王爷皇帝比从前时还不如，我劝你把颗孝心收一收！”

“你也不必怀古，”李东方见他动怒，反倒怡然袖手：“旧时的王孙，不是被今日的王孙绑了？”

他把这要紧话寻常讲来，殷郊眉毛一跳，抓住他问：“燕王对你说了什么了？”

李东方一根根掰开他手指，将身前倾，望着殷郊一双眼，一字一句道：“与燕王无干，只是我高兴。”

回程时多了殷郊这么个人出来，马匹便有不足。李东方“请”殷郊怎么来怎么回。殷郊却把手上明晃晃绳子给他看，道：“李千总，请神容易送神难，如今你给我套了索，动不得法力使不得神通，只好赖上你了！”

不过李东方可忙的忒多。京城如何，元残党如何，燕王如何。他头上承天子恩泽，脚下有小贼窃窃，夹身狮虎蚊蚋之间，不堪其扰。

好在殷郊平时话也不多，绑在旁边不像养什么活物，倒像小盆石景，或至多是一吊兰花。

然而今日殷郊也格外恼人。

李东方刚从诏狱回来，已洗了手脸换了衣裳，心里还是不舒服。给人上刑、施人恩惠，于他是一样为行，不过为了从嘴里掏出话来。言语能定者最好，若非要见血，就免不了麻烦。

他满不高兴抽了刀来看，上面并无一丝血色，只在烛火下亮刷刷地照人眼目。

“李东方。”殷郊这时忽然叫他：“你要不要同我去放马？”

他话说得没头没脑，李东方不免攒了口气，又发作不出来，耐着性子问他：“什么？”

殷郊用下巴朝他点了点：“你这两日血气重。好比咬了钩的鱼，线都绷紧了。”

李东方看了他一眼，忽然冷笑道：“我不是你那师兄。”说罢便收了刀。

“你犯什么疑心病？”殷郊怒道：“我既叫你名字，还能是别的什么人？”

刀不过归入鞘中，李东方却犹觉隐约间仿如砍中东西，血崩在手上。他于是转身望铜盆中舀了水洗手。盯着冷水顺手指往下滑，他方觉心思明顺，用布巾擦手时，心平气和殷郊道：“你根本不知道。你嘴里叫我的名字，其实根本想的是别的。”

于是这窄屋中二人便相对无言了。

李东方把布巾扔到架子上，闷闷响了一声，殷郊也正在此时说话了：“李东方，”他说：“你怎么唯独这个时候心里清楚呢。”

李东方眉毛一扬：“你这算什么话？我一向清楚得很。”他说到最后，眉心又压下来，不至于生出皱纹，但隐隐凝在当心。

是吗？殷郊说。你真要清楚，就该知道一件事。

他说：“你若能早些死掉就好了。”

“想杀我？”李东方听得好笑，一时眼睛都微微笑起来。

殷郊却摇头：“只是你若能早些死了，能免去好多苦处。”

屋角小炉上水刚滚了，嘶嘶冒热气。

李东方过去揭了壶盖，在一片热气中面目模糊：“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”

殷郊却没再答话，只是悄然凑过来吻他。

李东方轻轻扯开他，盖上盖子提了壶下来。热气便缓缓散了。

殷郊重新坐回桌边，定定看他，又说了一遍：“你若能早些死掉就好了。”

李东方嗤笑道：“人谁不苦，还个个赶着去死吗？”一面说一面摆了两只茶碗出来。

殷郊十指不沾阳春水，袖手只对李东方说：“你不是说你清楚？”

“你不用激我。”李东方往两个茶碗里浇上水，晃一晃又泼掉：“人生一梦，今古空名，说这话的人多的是，不过白说一句，显得高明。”又道：“你也不必假模假式地多劝，等我死了你回天上，不大一天功夫恐怕就将我忘了吧？”

“胡说！”殷郊大不高兴：“天上一天地上一年，我哪怕只记你几日，也抵得过这人间改换几朝新天。”

李东方不像是信了也不像是不信，只是意味深长“哦”了一声，重新添了水，推给他一碗。

殷郊要反驳他，想说自己连商周旧事都能数得一清二楚，然而一时想起故人，武王高居庙堂之上，仿佛也不复年少旧影。纵然回望，旧梦前尘，又难道当真记得请么？

他这样想来，一时便不能做声了。李东方颇觉意料之中，便只端了茶来喝。然而殷郊忽然说：“即便不记得，难道我们相对这些时日，就是假的吗？”

李东方两眼从碗沿上看他，一时无言以对，便复垂眼去看碗中茶沫浮沉。

殷郊又道：“你说等你死了我回天上，也是昏话。就这样东西，真当能拴住我么？”他说着一抬手，一条光秃秃红绳就在李东方眼前一晃。

李东方便冷笑起来：“你要走便走，我几时留你？我原也不信这什么怪力乱神。”

殷郊反唇相讥：“那又是谁当时叫人伤了手，念叨什么克星的话？”

李东方脸色一变：“谁同你讲的？”

“我对你说了，你好去罚人？”殷郊得意一笑：“偏这事不能叫你知道。我哄他说时做了担保，若同你泄露出去，岂非坏了我的名声？”

李东方不由得长长笑道：“你在凡世的名声，自己不晓得么？”

殷郊一本正经：“正因为此，才能再添凶名了。”

李东方说好。

他饮干了茶，忽然凑上去含住殷郊嘴唇。殷郊正昏昏时，听见细微咔哒一声——李东方不知何时摸了那个金镯子出来，扣在他手腕上。

李东方轻飘飘说了一句：回见。

“李东方！”殷郊吼道。然而他只听到李东方咄地驰马而去了。

殷郊有点烦。他自己造的禁咒，当然心里有数。这镯子虽能压住法力，却不过能扣一个时辰，钟点一过便自重新融回血肉里。可天上一天太短，地上一个时辰太长，什么都能发生。

李东方没留马。他耐着性子，循着李东方气息走了有一个时辰，终于等到镯子铮愣愣松了，即刻一跺脚，腾云向宫中飞去。

李东方说的回见没错，但殷郊看得见李东方，李东方却看不见——他已经死了。

殷郊觉得自己仿佛并没有很难过，他静静看着李东方的尸身，觉得自己该数落他一句“我早就告诉你的”，然而这话又无论如何说不出口。

他往周遭看了一圈——根本没有活人了。殷郊在心里叹了口气，要是有人看见自己，大概这凶名就确然逃不掉了。

可李东方已经死了，没人来答他这半句笑话。

李东方死了比他活着看着更年轻些。他平时两片嘴唇抿作一线，仿佛弓弦绷得忒紧，现在终于张开，虽已经渐渐冷了硬了失了色，从嘴角牵出一条血线，仿佛间也比生时更柔软多情。

殷郊不免蹲下身看他。李东方两眼茫然望天，终于舒了平生未展眉，显出几分无辜少年样来。殷郊垂眼看着他，从一双死目中只看见自己倒影。殷郊不笑时，目深眉浓，很有种酷烈意味。他与李东方这双死人眼中自己对望，隔了不知多少层眼珠，终于有些看不下去了，便伸手合上李东方一双眼，低声对他说：“回见。”

END

殷郊去见杨戩时，山后竹子刚开了花，一丛丛不断。

杨戩指了指烂漫竹花笑道：“不知这回要结多少竹米，可够去喂凤凰了。”说着与他坐到桌前，提了坛酒出来倒上：“你下去一趟，是见了什么好东西，非要我尝尝？”

殷郊尝了尝，然而这酒仿佛也不过寻常。他一时有些想不起，当时为何非要给杨戩面前供上一坛？二人默然对饮，殷郊过了一会儿才道：“下头原没什么新鲜事，不过殷商旧事，改朝换代再演一遍罢了。”他叹了口气，推开酒盏：“只是我原本想着，这回无论如何要救你一救，却不想末了还是你来渡我。”

杨戩也放下酒盏：“分别不过一日，你去哪里多了这样多了悟。何况天底下谁又能渡谁？”

“哦……”殷郊低头看看杯中荡漾波纹，又抬头看着他，恍然道：“也对，还不到一日。”

杨戩点头道：“不到一日。”

殷郊回头下望，茫茫尘寰中，有一点他熟悉又陌生的东西，不知何时已经消散去了。他没在说话，杨戩也没再问。他一时又想起李东方，想起他总喜欢比杨戩多问一句，便不由得张口问道：“杨戩，那当真不是你吗？”

“是我非我，又有什么分别呢？”杨戩又重端了杯来。

杨戩窗下也有几竿竹子，都生了花，两人向外看去，殷郊忽然顿足道：“你那新的还没养起来，这一茬就要完了。可见养生灵是实在的麻烦事。”

“倒也无需另补，再过几年自然也就重长出来了。”

“那岂非要荒上几年？”

“是又如何。山野里无人照管处，不也是这样。年年岁岁，总有生时。”

恰有一阵风来，窗外那竹花敲在窗上，倒像有人窗下絮语。殷郊不禁转了头去看杨戩。他正收着袖口泼了残酒，露出一截手腕来。殷郊忽然拉住他：“过几年新竹绿了，李东方，你来也不来？”

漫山遍野竹子都摇摇地响，他问道：“你来也不来？”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